

新型城镇化的“陷阱”

■本报实习生 陈亚楠

耗时5年,投资100多亿元,建设面积达32平方公里的内蒙古鄂尔多斯康巴什新城,却面临着楼里黑灯的比亮灯的多,路上清洁工比行人多的窘况,因此被人们形象地称之为“鬼城”。

而连日来,就在各地“两会”代表、委员热议新型城镇化实施细则期间,媒体又接连爆出南通、营口等多地频现“鬼城”的情况。

《中国科学报》近日在走访智库机构、大学教授及科研院所的研究人员时了解到,虽然十八大提出了“集约、绿色”的新型城镇化思路,但各地方政府在具体实施的过程中,依然存在盲目追求铺大摊子、延续以往城镇化问题的可能和危险。

那么,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应该如何避免重蹈覆辙?

以人为核心

毋庸讳言,中央这次提出的“新型城镇化”,与上世纪90年代提出的“城镇化”具有类似的背景和动机: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上次是东南亚金融危机),外需猛然回落,难以支撑起国民经济继续发展的重任。这时,城镇化作为推动未来经济增长的抓手被提了出来。

然而,本次的“新型城镇化”又与之前的“城镇化”存在着明显的不同:强化对人的投资建设,淡化单纯对城的投资建设,成为新型城镇化的突出特点。

前不久,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在国家粮食局科学研究院考察调研时明确指出:推进城镇化,核心是人的城镇化,关键是提高城镇化的质量,目的是造福百姓和富裕农民。

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的专家认为,重视城镇化对人的切实意义,既是一种发展理念上

的进步,也是对于之前城镇化问题的反思。

安邦咨询的数据显示,从1978年到2011年,中国的城镇人口从1.72亿人增加到6.9亿人,城镇化率从17.92%提升到51.27%,速度惊人。

但如果就政府提供的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水平来说,中国的城镇化率大概只有35%-36%,换句话说,仍然有2亿至2.5亿人没有享受到城镇居民所能享受到的公共产品和服务。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任若恩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明确提出,解决弱势群体的问题,是新型城镇化与之前最主要的区别。

“以往的城镇化过程中对弱势群体投入不足,从社会公正角度来说是有很大问题的,所以必须要尽快让他们有城镇居民的身份,提高对于他们的投入。”

在任若恩看来,随着农村生产力的提高,还会有新的剩余劳动力进入城市。他希望新型城镇化不仅要给进城人口给予城镇身份以及社会保障,更重要的是通过制度设计,让城镇新进人口不必重复与上辈人相同的遭遇,而是一进城就具有城镇身份,享受市民待遇。

避免空心城镇化

除了以人为核心,避免空心的城镇化也是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值得注意的问题。

“南美洲贫民窟的现象,是城镇化失败的典型。其中的关键,就是没有产业做支撑,造成空心的城镇化。”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周民良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说。他认为,新型城镇化应该是能够充分创造就业的,符合工业化、市场化、信息化的城镇化。

周民良进一步解释说,过去地方政府推行

变。这一点从中国企业在中间产品的对日依赖上可见端倪。在全球供应链中,中国大量使用来自日本的中端产品制造终端产品出口欧美等世界各国家。2010年中国贸易结构中加工贸易比例高达46.9%,中国进口机械类、精密仪器等的20%来自日本,日本对华出口的60%约为中间产品。

中国对世界贸易每提升一个百分点就意味着来自日本的进口增多一部分。

三是日本产业在逐渐放弃部分资源和劳动密集型产业,产业结构趋向节能环保、循环经济、低碳经济。产品结构由以往的只注重商品的研究、机械设备和技术的单品销售型,向文化、物品与服务三位一体结合的利用价值型,以及提高顾客体验和满意度、开发顾客行为科学研究和售后服务型转变。

新政效果有限

安倍推出经济新政后,得到日本经济界和民众的积极回应,股市飙升、日元大幅贬值、支持率再创新高都是期待信号的体现。但仅有期待没有具体路径的经济战略,真能解决日本产业存在的顽疾和国民生活面临的不安吗?

从其经济政策前景看,一些悬念依旧如达摩克利斯之剑挥之不去。首先,2012财年补充预算和2013财年政府预算中列出了高达10万亿日元的公共事业支出,安倍似乎要让日本重回大兴土木的钢筋水泥时代,人们有理由担心改革日本产业、扶持制造业是否只是昙花一现。

而且,新预算案中依靠发新债的比例高达46%,使国家长期债务攀升至750万亿日元,国家和地方债务合计超过1000万亿日元。从财政平衡和健全化的角度来看,这无疑是更大的冒险,一旦债务链条的多米诺骨牌坍塌,说日本破产也不为过。

其次是安倍新政设定2%的通胀目标,看似可以刺激经济走强,但实施过程可谓艰难。因为消费者物价指数权重30%为很难提价的电脑等产品,这样食品、服装和汽油等生活权重商品就必须升至3%才行。在涨工资前景渺茫,复兴税和消费税增税接踵而至的趋势下,这样的目标设定无疑会挨民众唾骂。

此外,央行的无限买入国债与政府毫无节制地增发国债,不仅令国际金融界质疑政府干预央行独立性,也将加速日本财政失速,恐增多欠债。

第三,虽然日元贬值立竿见影,对丰田公司这样以出口为主的企业提高产业竞争力和盈利水平刺激显著,但在日本贸易赤字创43年来新高和赤字长期化背景下,及以美元计价的进口大于以日元计价的出口的今天,日本产业受到的打击可谓“背着抱着一样重”。

更重要的是,安倍依赖日元贬值提振产业竞争力、刺激企业增加出口的打算,将引发多国贬值本币的汇率战,欧美和中韩及东南亚各国绝不会放任不管。

第四,从民间增长战略的角度来看,修桥补路依然是公共事业支出的大头,通过大企业的层层转包,真正惠及中小企业的金额并没有多少,也很难与高达500万亿日元的国内潜在高附加值市场前景联系起来。

因此,安倍经济政策的各种组合拳短期可能会遏制日本产业的慢性衰退,但从中长期来看,三支利箭相互制约、前后矛盾、漏洞百出,依然摆脱不了给高烧不退的日本产业打强心针,给一蹶不振的制造业延寿保命的,让赞誉参半的日本经济走向落日般余晖的嫌疑。

(作者系黑龙江社会科学院东北亚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强化对人的投资建设,淡化单纯对城的投资建设,成为新型城镇化的突出特点。图片来源:www.ceh.com.cn

的城镇化,虽然城市铺的面积很大,但是产业没有发展起来,既不能充分提升城镇实质上容纳人口的能力,也不能形成城市发展的核心竞争力。他认为,城镇化是工业化、市场化、信息化发展的结果。虽然我们不能忽视城镇的建设,但是单纯讲城镇建设,不符合平衡、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思路。

事实上,持这种观点的专家绝非少数。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金培在此前接受媒体采访时直言不讳:中国为什么会发生城镇化?老百姓为什么要到城里来?无非两个原因:第一是因为生产方式改变了,城里有更好的工作可以做;第二是因为城里的生活比农村好,这两个原因促使农民要进城。

安邦咨询总裁陈功更是发出警示之语:50%的城镇化率是出现社会问题的警戒线!如果不能通过产业发展实现市民就业,社会动荡的风险将不可避免。

其实,新型城镇化过程中力避空心化,已经得到中央的重视。李克强在多个场合反复提到:我们推进城镇化,是要走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的路子。不能人为“造城”,要实现产业发展与城镇建设相融合,让农民工逐步融入城镇。

消费升级转型

这一轮的新型城镇化,重点显然落在三线四线城市、城镇的农业人口“市民化”,那么一线二线城市是否存在城镇化的任务?

异言堂

如何化解私募股权行业危机

■傅成

虽然形势一度不容乐观,但2012年中国GDP依然实现了7.8%的增速。而随着新一届领导班子的上台以及一系列扩内需、稳增长政策的出台和逐步落实,各方研究机构、企业高管、政府官员等普遍认为,未来两年中国经济的发展态势将优于2012年。

然而,在市场信心逐步增强、民众普遍看好未来经济形势的时候,一场将威胁到投资者、企业家、高管、普通民众、政府等中国经济环节中的各个主体却又不为大众所熟知的危机正悄然来临。

PE遭遇“退出难”

私募股权投资(PE)对未上市企业注入资金,并利用自身广泛的渠道网络、管理经验等帮助企业在3~5年内快速发展并实现上市(IPO),如此一来PE便可出售其持有的公司股份实现退出,并将投资成果回报给LP(PE的出资人,包括中国社保、中国投资、国外的养老金、保险公司等)。

在国外,PE可以选择IPO,将企业整体出售(并购)、二级市场转让(将所持股权转让给另一家PE)、企业回购等诸多方式退出,但在国内,并购和二级市场转让市场尚处萌芽阶段,回购往往也难以实现,因此IPO几乎成了PE退出的唯一渠道。

根据中国首创最新的研究,自2001年以来PE投资过的约9000个项目中,只有1500个通过IPO实现了退出。资本市场的持续低迷和证监会审批的越发严格,使得2012年实现境内IPO的企业只有154家(其中有PE投资过的不到100家),较2011年、2010年分别下降45%、56%。与此同时,接连不断的财务丑闻使得境外资本市场(美国、中国香港)也几乎对中国的中小企业关闭。综合考虑各方因素,未来数年内由PE支持的企业每年实现境内外IPO的总数很难超过150家。

换句话说,有7500个之多的PE投资项目在等待着通过IPO退出,但是每年能够实现

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所长王国刚表示,新型城镇化不应该仅仅包括农村人口转移到城镇,像北京、上海这样的城市,也需要关注新型城镇化。

“新型城镇化就是民生工程。”王国刚认为,谈新型城镇化离不开消费。“我们以往讲消费,指的是吃穿用。这个问题,我们在本世纪初基本实现小康社会时已经完成了。在新型城镇化的语境下谈消费,应该往更高层次发展,实现消费结构的升级。”

在他看来,医疗保健、通信、教育、文化、体育、娱乐都是消费结构升级的题中之义。而这些公共产品,是工业生产所不能提供的。他认为,在新型城镇化的建设过程中,政府的财政投资应该承担起这种责任,为市民提供消费对象和消费条件。

除了消费升级,消费转型则被专家学者视为新型城镇化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周民良指出,过去由于城镇盲目扩张,对房地产炒作过热,使得钢铁、水泥的生产水平超过了实际消费能力,不仅占据了过多的资源,产生大量污染,在国际上也引起很大争议。这些问题都与最终消费需求的不合理、不规范且未得到有效调控有很大关系。

“建设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新型城镇化,一定要从消费结构这个端口来控制。”周民良说,“连日来,中央提出要控制浪费。其实不单在食品行业,应该扩展到新型城镇化的各个消费端口。这样的城镇化才更具有持续性,社会才更为公平。”

数据

城镇污水处理投资将达4300亿元

本报讯 近日,多家媒体对地下水污染问题进行了报道。国金证券发布研报指出,本次地下水污染受到重视,体现了公众对于环境问题关注度逐渐提升。伴随此类突发性环保问题的曝光,政府层面对于政策的执行也将更加严格。

市场规模方面,根据国金证券整理和测算,“十二五”期间,全国城镇污水处理及再生利用设施建设规划投资将达4300亿元。其中完善和新建管网投资2443亿元,新增城镇污水处理能力投资1040亿元,升级改造城镇污水处理厂投资137亿元,污泥处理处置设施建设投资347亿元,再生水利用设施建设投资304亿元。

污水处理市场还包括工业废水和地下水防治。根据国金证券测算,“十二五”期间,全国工业废水治理的投资需求将达1292亿元,地下水防治的投资需求将达346.6亿元。(张伟)

一月VC/PE募资17.43亿美元

本报讯 清科数据据近日发布的统计显示,2013年1月中外创业投资暨私募股权投资机构新募基金共计13支,新增可投资本金17.43亿美元,环比增加11.0%,同比下降59.4%。

值得关注的是,1月新募基金涉及2支券商直投基金,其中,华泰紫金股权投资基金由华泰紫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负责管理,该基金于1月15日完成20亿元人民币的募集;辽宁新能源和低碳产业股权投资基金由海通开元投资有限公司负责管理,目标规模50亿元人民币,已完成10亿元人民币的募集。

清科研究中心指出,在目前IPO发审收紧的大环境下,券商对扩展其他业务具有强烈的意愿,此外,券商各个业务体系都积累了丰富的潜在LP资源。这些因素都推动了券商系直投基金的迅猛发展。(张伟)

2012年手机购物市场规模过600亿元

本报讯 易观智库2月16日发布的《2012年第四季度中国手机购物市场季度监测报告》数据显示,2012年第4季度中国手机购物市场规模达196亿元,2012年全年中国手机购物市场规模则达600.5亿元,较2011年环比增长488.7%。

报告指出,手机购物作为当前移动商务的主要表现形式,已经逐步成为手机用户的主流应用之一。手机购物用户由早期的低年龄、低收入和低学历人群,逐步向其他人群渗透。

2012年中国手机购物市场集中度也进一步加剧。据报告统计,淘宝无线端一家独大,占据79.9%的市场份额;京东无线端紧随其后,市场份额占比达5.8%;当当无线端位居第三,份额占比达2.5%。较早进入移动电子商务的买卖宝市场份额则大幅下滑,占比仅为1.3%。(李准)

安倍新政恐难拯救日本产业

■ 董志刚

日本新任首相安倍晋三在组阁以来的首次施政演说中,将“大胆的货币政策、灵活机动的财政政策和唤起民间投资”为中心的增长战略称作本届内阁扭转经济危机的“三支利箭”,标榜其为遏制日本产业走向衰退的“安倍经济政策”。然而,近段时间以来,对于安倍经济政策能否拯救日本经济和产业的质疑声却在不断加大。

在海啸导致的核事故处理遥遥无期、日元汇率依然存在升值风险、通货膨胀预期升高、世界经济风险犹存的背景下,安倍经济政策能否奏效,日本产业能否由缓慢的衰退转为增长,日本制造业能否摆脱空洞化从容转型,日本金融能否支撑日本产业再创辉煌?

衰退还是转型

对日本产业是滑向衰退还是走向转型的认识一直见仁见智。唱衰论者认为:在泡沫经济破灭以来的空白20年的阴影下,日本产业尤其是制造业开始走下坡路,昔日的世界辉煌已成明日黄花。

这主要体现在:一是日本制造业整体产值减少,国际产业影响力下降。日产被法国雷诺收购,夏普濒临破产,索尼、富士胶片被外资控股,国际评级机构惠誉将索尼和松下评级降为B-的垃圾级等都是明证。二是日本式经营挫折不断,受中国大陆及台湾地区、韩国等地企业的挤压,竞争与挑战愈加严峻,日企在新一轮国际产业竞争中明显处于弱势。三是日本企业破产增多,一些知名企业也直面被收购风险。而收购方也由以往的欧美国家变为亚洲国家。四是随着批量生产产业空心化下的资源配置扭曲。五是电力涨价、日元升值和核辐射污染效应的长期化,使国内投资立项条件恶化,一些高科技企业也被迫远走海外,技术流失的担心加剧,实施高端制造业回流政策效果有限。

转型论者认为:日本产业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已实现结构高级化,近年看似走向衰落的日本产业尤其是制造业,其实一直在摸索转型升级。不能用日本部分产业的衰退唱衰日本整体产业,多数日本制造业并非“衰退”而是“转型”。

这一观点的理由似乎也很充足:一是昔日以大型化、高级化和高密度化为标志的重化学工业为支撑的制造业,开始向金融化、证券化和服务化转变,传统制造业开始向智能制造及数字化服务方向转变。制造业领域的总资产和销售额下降与金融和证券领域的增资扩股趋势,成为日本产业转型的标志。

二是日本产业经过30多年的国际化经营,资金、技术和跨国投资及管理经验丰富,其占据制造业高端和前沿的趋势并没有根本改

资金的支持,它们将无法扩大规模、提高质量、吸收就业等等,而这势必影响到中国经济的发展与社会的稳定。

出路何在

金融的本质是服务实体经济,如果金融业丧失了为实体经济提供资金支持的功能,这对实体经济所造成的冲击将是灾难性的。英国的撒切尔夫人曾感慨,美国领先于欧洲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发达的创业投资业。因此,归根到底,中国私募股权行业危机所造成的影响绝不仅仅局限于该行业内部,其所造成的损失最终还要由中国经济以及社会整体来买单。

我们认为二级私募股权投资将在很大程度上缓解这一危机。当然这些交易只包括那些PE入股后实现了良好增长并有机会在未来3~5年内实现IPO或并购退出的企业,即拥有PE由于基金期限将至,把其所持有的优质企业的股份转让给其他PE。对卖方PE而言,这样的交易既帮助其实现了退出并保证了一定的收益率,又为其未来继续从LP那里获取资金以组建新一期基金,并继续投资优秀的非上市企业奠定了基础;对买方PE而言,由于已经有PE协助企业经营数年,企业的尽职调查风险大大降低,并且企业快速增长也非常有利于买方PE未来退出;对企业而言,可以通过该交易从新入股的PE处获取额外的资金,从而继续保持快速增长;对中国经济而言,二级私募股权投资缓解了PE行业的危机,确保了其能继续为优秀的非上市企业提供资金和其他增值服务,带动了中国经济快速、健康地发展,同时也保持了社会的稳定与长期繁荣。

经过不到10年的发展,中国的私募股权投资行业就发展成了一个可与美国同行业相匹敌的行业,但是中国的PE行业仍然很不成熟,仍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如果没有投资者、政府、企业、投资银行等各方携手加以规范、引导,中国私募股权投资行业的危机很可能将演变成中国经济的危机。(作者系中国首创董事长)